塑料袋焦虑

潘 真

现代人，各种焦虑。手机族爱说电量焦虑、流量焦虑，我借用一下——垃圾量焦虑。这种焦虑，该是开化文明的那部分地球人共有的吧。

上海实行垃圾分类之前，我们小区每幢楼下都放了两个垃圾桶，多数居民自觉按干或湿分投自家拎出来的袋袋。小区保洁员认为多此一举，“你们分好了没用的，垃圾车来了还不是倒一块运走?!”见我仔细分装垃圾，收废报纸的安徽师傅颇为不屑，因他长得像我认识的某上海爷叔，我把他脸上的不屑读成了爷叔的口头禅：“洋盘！”

2000年，旅居波士顿数月，我开始体会垃圾分类之于地球、人类的意义而从善如流。好习惯一旦养成，要改也难。当年才上小学的犬子，正是对世界万物充满好奇的年龄，又爱帮着父母做家务。

提起那段岁月，我们共同的愉快回忆是，拎着一袋空酒瓶、易拉罐去某大超市，把空瓶空罐“喂”给一架机器，眼看它“吃”进瓶瓶罐罐、“吐”出一纸超市代金券，作为小小的回报。我忽然想起，从前上海的啤酒瓶也是回收的，好像5分钱一个吧。

边看边聊

半年前，垃圾分类终于来到上海。爱清爽、讲规则的上海人很快适应了，而且总结出各自减少垃圾量的经验。比如，干湿分开后，干垃圾不再湿嗒嗒、臭烘烘了，不必每天一倒，可以等塑料袋满了再倒，这样不就能少扔点塑料袋么？控制塑料袋消耗，确实有助于减少垃圾量。问题是，快递、外卖明显比以前多了，家里塑料袋越积越多，怎么办呢？

说起塑料袋，我想起前不久去肯尼亚，飞机快降落时，领队再次提醒大家：这个国家“禁塑令”执行得很严哦，不要因为行李中有塑料袋被拒哦！号称全球最严的肯尼亚“禁塑令”，从2017年8月28日强制实施，生产、销售与使用塑料袋的肯尼亚公民最高面临4年有期徒刑或约400万肯尼亚先令（合3.8万美元、人民币26万元）的处罚。此后十几天，我们在肯尼亚境内旅行、消费，确实没见过塑料袋的影子。

我上网进一步搜得：2007年、2010年，肯尼亚曾两度出台“禁塑令”，但都执行乏力。由于禁塑，肯尼亚减少了6万个工作岗位、倒闭了170多家企业，一旦被罚罚款相当于一个普通肯尼亚人26年的收入。2017年，肯尼亚制造业协会为此告到法院，但法院判定政府“禁塑令”合法有效。尽管对“禁塑令”依然反对声音不断，但最严“禁塑令”不得不执行了。因为据官方估计，肯尼亚每年用掉3亿个塑料袋，得等好几个世纪才能降解。

那么，我国同期的数据呢？快递行业一年需120亿个塑料袋、247亿米封箱胶带！

记得我国“禁塑令”是2008年初颁布的，而今早已名存实亡。在严格执行“禁塑令”那一天到来之前，我想自己能够做的，只是尽量不叫快递、外卖，去超市自带环保袋……呃，我家的碳指标额度已被用完了？想到这一点，心中充满了负罪感，焦虑又发作了。

不夜城（摄影） 沈丹锋

天有可测风云

秦来来

孟执中院士走了，走得那么突然。他是我国气象卫星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首席高级技术顾问。然而，由他担任总设计师的“风云卫星”，依然在浩渺的苍穹中，熠熠闪光。

千百年来，中国的农民靠天吃饭。如若“风调雨顺”，即可“丰衣足食”；倘若“风雨成灾”，自然就是“颗粒无收”。究其原因，乃是“天有不测风云”所致。

无论暴雨的行径如何诡异，无论大风的降临如何突然……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能够从浩渺的太空俯视茫茫九州、巍巍山河。那就是在近地轨道上，中华牌的风云卫星密切关注着宇宙风云、世间冷暖。

很多年以前，有这么一首民歌：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下没有龙王，喝令三山五岳开道，我来了！”

如今，天上知风云的玉皇是我们的风云卫星，地下测云雨的龙王是风云卫星的总设计师孟执中院士和他的团队。

2019年9月，我来到了地处大虹桥开发区的“新东苑快乐家园”，看望“当代龙王”孟执中院士。我们坐在宽敞的茶楼里，窗前洒落着明媚的阳光。孟院士满面笑容，相貌朴实，就像一位邻家的长者。他的夫人李老师，坐在一边，娴静地听着我们交谈。

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孟执中和十几位科研人员一起，对我国第一颗极轨气象卫星展开预先研究。没有实验室，没有任何仪器。他们的驻地，当时还有农民住在里面养猪养鸡，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在“养猪新村”开始了艰难的跋涉。

回顾中国气象卫星自主创新的风雨历程，孟执中在其间无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“走上航天这条路，把国家有代表性的卫星造成，并且让它走向世界，我的人生总算是干成了一件事，对国家、对社会也尽了一份力。”

这是孟执中的心声。

去年9月23日，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专程来到孟执中家，为他颁发了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”纪念章，表彰他对我国卫星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。

孟院士对我说，虽然他放心不下几十年心心念念的卫星，但是，人总是要退的。特别是现在年轻一代蓬勃成长，大有可为。

退休后，他们老夫妇原本住在上海颛桥的家里，渐渐地，因为夫人记忆力逐步丧失，情绪比较低落，经检查不幸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；因为患病，夫人跟阿姨合不来，这使孟院士很为难。这时，他们原来单位有个老同志，住进了养老院。这给孟院士提了个醒，所以他就在上海看了好几个养老机构，最后感觉这个养老院环境啊、硬件啊都不错。

“因为我对于家务、理财不会做。孩子从国外回来，帮我们看、帮我们谈，才来到这儿。”孟院士说，尤其是，这里最好的，就是还有个护理院，医、护、养老三位一体，这就非常好了。这里的医疗、护理都具备一定的水准，原曙光医院的副院长是这里护理院的院长，这也给养老院加了分。

孟院士讲得很实在：“现在我们两个人（指夫妇俩），如果都不在了，那倒好办了。就怕一个人走了以后，另一个人很难办。我知道老爱人的脾气，不是太好处理。”原来，他的老爱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的，也是搞卫星科研的。“我就怕如果我不在了，老太婆怎么办？”

孟院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长期的艰苦环境下的拼搏，孟院士的身体不是很好。“我开刀开了好几次，但我精神还好。”孟院士先后做过十二指肠肿瘤（良性）的切除。后来又发现了脑部患有肿瘤，只是没有及时查到。在另一位院士周良辅院长（华山医院）的主持下，大胆地做出了不动手术维持现状的医疗决定。后来，又在华东医院做了前列腺手术，这个手术比较大。幸运的是，在做这个手术的同时，发现他左肾有个恶性的肿瘤，虽然不大，但及时地摘除了。

好在曾经远在美国读书、工作的儿子一家，已经回到了上海，在浦东一家生物公司创业上班。

如今，天上的风云变化已经可测；无奈，地上的旦夕祸福依然难料！孟执中院士的不幸离去，让人唏嘘不已！

实录『刷脸男』

楼琼莉

微信交流时，我就感到了小金的固执和傲气——“我朋友多，应酬多，要能带得出去的！”“不能光‘刷脸’，只求‘顶级靓’，还要综合平衡，合适比颜值重要。”“前提不存在，后面就不好谈了。”

嗨，又碰到一个“外貌协会”的。几天后，他来到南泉路梅园，个子一米七左右，架着近视眼镜，学历、职业等硬件真心不错。我提示，如果你看中的女生，也要找高大、帅气的男生，怎么办？“那你多讲我的优势，做金融，有大奔，婚房大，还有……”“你多少借了父母的光。有品位的女生，追求双方相融、相投、相爱。”话不投机，他没注册就走了。

如今不少男生自身条件都不差，可一味“刷脸”，让“脱单”受阻。去年11月，首届长三角交友大会在上海锦江乐园举办，我碰到一个老伯，从沪上第一届万人相亲会到这一次，他一场不落，为子相亲。他诉求简单：小姑娘必须好看，儿子看照片点头了，才同意见面。“过分？他年薪百万啊！”可一晃，其子38岁了，揪心吧！写到这，又想起两个同中有异的“刷脸男”，也很有标本性意义。

前一个叫大凡，长得挺拔，有气场。见面就开手机让我看女生照片：“漂亮吧？”“漂亮！”“离了！”他叹口气：“办喜宴时，都夸我们天生一对。可婚后，双方脾性总找不到‘接口’，还老是给我爸妈脸色看。”他希望在梅园再找个有温情、合三观、说得来、共甘苦的：“以前一心找‘颜值担当’，给自己挖了陷阱。”一年后来送喜糖，他搂着同是会员的妻子，拉我和红梅老师合影：“谢谢你们！我俩是生活同道，事业搭档，灵魂伴侣……她让我重生了！”

后一个叫小曲，一口一个“爱情使者”地夸我。也是见面就开手机，让我看一个女明星，接着摊牌：费用我不在乎，但我就要找长得像她的！我表示，我会精准、个性化推荐，但对按图索骥的“偶像式配对”，没把握。他见我说得真诚，表示想好了再来。不料，他前脚走，后脚来了位年近60岁的阿姨，说小曲是她儿子，今天是跟在他后面“补台”的：“小家伙老讲人家姑娘颜值够不上，让我和他爸愁煞了，求求楼老师，帮伊汰汰脑子！”

晚上，我先跟小曲微信沟通。周六他再来时，我讲了大凡的实例，讲了他父母的一片苦心。也巧，他的一个同事不久前离婚，原因跟大凡相似。小曲放弃旧念，接受我的引导，不久跟一个善解人意的女生牵了手。2019年底，小曲报来了“敲定”的喜讯。

回到文前的小金。2019年9月中旬，他突然又来了，他说，一年前离开梅园后，跑了好几家，约见了好几个亮眼的女生，总是喝杯咖啡或吃顿饭就拜拜，却都回复是看不上他，而不菲的注册费全打了水漂。“最近，梦里老出现那几个‘婚托女’，老听到你在我耳边劝导，找对象不是刷脸、不要刷脸……”最近，小金跟一个开朗的女生谈上了，双方外形很般配。元旦前他微我：我们进展顺利。以前认为不好看的，就甩掉，我有底气我怕谁？后来又被耍弄，大撞南墙。红梅老师倡导“三个对”，基本条件“对头”、长相举止“对眼”、恋爱前景“对心”，由表及里，都直击我心。太太好看却不对心的婚姻，常常会像花瓶坠落，破碎一地！

“颜值像鲜花，慢慢会凋零，而双方良好的品质和相互爱慕的情感，才会像金子一样，坚贞、温暖、恒久。”这是一位曾经的“刷脸男”，讲给我听的婚恋感悟。现在，我转赠其他的单身男青年们。

画

詹超音

远看山有色，近听水无声。

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。

这是人观画的感受。

画画，欧洲人说这是“猴子的艺术”。猴子喜欢模仿人，绘画是人模仿场景。

最早的画是岩画，岩石崖壁上画的画，画日月星辰、飞禽走兽、人类活动，还有后人至今没完全弄明白的文图符号。万年之前的荒古人类为何要在石头上作画？没纸，除此还能在哪作画？岩画是人类早期文化现象。这个在岩石上刻画的原始人类在族群里肯定是个智者，他是受命还是心血来潮，让后人思解至今。我前几年在贺兰山的一处山沟里看到了为数较多的岩画；也看到了崖壁上如履平地的岩羊，它们灰色的身体同无色差的岩画在一起，显得它们也很古老。前两年，听说该山沟沟遭遇了洪水，淹了。我很担心那些画，还有羊。

壁画，绘在壁上的画。所有壁画都是艺术，寄托了人们善良的愿望。我国有四大石窟，我去过三个：敦煌石窟、云冈石窟、麦积山石窟，就剩个龙门石窟还没到过，争取早点也去看看。石窟文化要比岩壁文化进步许多，记录的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都知道敦煌莫高窟，但不亲临石窟仰着头转着圈儿看，感受不到其宏伟，以及给人的震撼。一说敦煌，就想到“飞天”。敦煌壁画描写的是神的活动，众神密集，千姿百态。而飞天形象仅出现一处，图形很小，讲解员不指点，根本没法找。飞天者只是个仕女，却成了整个莫高窟最典型的画中人。因为人都想飞。

内地的亲戚一般都喜欢看海。这回，老家高邮的堂姐来了，我带她也去了海边。高邮有高邮湖，但湖跟海不一个等级不一个味，海上吹过来的风不带尘间味，海边刚冲刷过的沙滩没被人脏过。滩上作画，每一幅都蕴含着你的人间愿望，是你在大自然身上留下的最美痕迹。然后，大海会带走你的画和你的心愿。

你完全可以相信大海的传递能力。大海若不行，就没行的了。

我的腰给别了

张妙霖

健康

去年12月18日，从沙发上起身，我的腰给别了。那个疼痛矣，在于吾腰而应于吾心，口不能言说也。腰给别了，北方人曰腰给闪了。吾等南方人，好用“别”（蹩）字，腰给别了，脚给别了，还有的人脑子给别了的。

翌日，病情严重，欲起而不能下床。我尝试了各种方法，有双手撑床而起，有两腿下床手抓床柱而起……诸法皆败；最后，侧身坐床沿，两腿拄地，左手撑左腿，右手撑墙头，起也！遂决策去医院看病。

有病需治，不可拖延。拖延了，小病成大病，大病危及生命。小恙成大疾继而危及生命的事例，吾不忍列举。在咨询了医生朋友后，我决定去香山中医院看看病。

医院是如常的病人如云，生意红火。医生姓薛，正好空着。他示意我转过身。身边有一凳子。我说：“没有办法坐下。”医生说：“没有让你坐下。”他撩开我的衣服说：“看，右边的腰歪了。”便领着我去做理疗。

所谓理疗是在腰部进行电子按摩，或按摩，或捶击，或习习如和风，或疾疾如暴雨，持续不断也。

在我做理疗的时候，进来一位壮年，熟门熟路，在旁边的一张床上躺下，袒背理疗。我问他：“你也是腰别了？”他答：“勿是额，是腰椎间盘突出。”我说：“腰椎间盘突出，这种理疗怎么能够治好呢？应当去做正骨。”他说：“正骨也就是说说而已，正不好的。”我说：“我认识浦东一位退休的刘方医生，我介绍过一些朋友去治疗，他都把他们滑出来的腰椎间盘给正回去了。”此君眼睛盯着手机，对我不屑一顾，似乎是遇到了一位给江湖郎中做推广的医托。

如果说中医治腰就是做一下理疗，那也太江湖了。殊不知中医乃吾中华之瑰宝乎？

理疗后，我回到原来那个医生诊室。正在给另一病人看病的医生说：“你到里面的那张床上躺下来。”我慢慢地躺了下来。医生进来后说：“人往右面侧过来。”我想，往右面侧过来是左腰，左腰没有问题啊！“左腿抬起来。”我把左腿抬了起来。“左臂抬起来。”左臂一抬，我的左臂与左腿便被同时往左扳了一下，其速犹如迅雷。“人躺到这边来。”我换了方向慢慢躺下，按照要求又抬起右腿右臂，医生以驰马之速把我的右腿右臂往右一扳，说：“下来。”我的腰就这样给扳正了，便心情舒畅地下了地。

七夕会

做正骨的刘医生给病人做一系列的治疗动作，我陪朋友去过他那里，但见或敲，或拍，或打，或烫，或炙，或与病人背对背互背，皆是为了把脊椎松开，有待最后一动作，啪，滑出去的腰椎间盘给收了回去。“我听到了骨头回位的响声。”朋友老马告诉我。医生之治腰，先以电子按摩之理疗，次之以扳左腿左臂、右腿右臂，腰给治直了，一如刘医生之正骨。正骨，正也，使开小差溜出脊梁队伍之一腰椎间盘回归。真乃妙手回春。

惜乎！如此中华之瑰宝今日竟难寻之于中国各大中医院。中医院有骨伤科，有推拿科，有各种其他科室，唯独缺少正骨科。腰椎间盘突出，中医院或推拿，或理疗，然而，那个不遵守纪律开溜的腰椎间盘还是在外逍遥，让它的主人徒受疼痛之苦。中医院岂不知正骨乎？许多老百姓对于正骨亦是懵懂无知，大多视作推拿。他们对正骨医生毫无尊敬之意，动辄呼之“师傅”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大概等同于推拿师傅。有崇尚西医者，愿花大钱做开刀手术，把腰椎剖开，滑出者归位，再以钉子固定。真是可惜。试问某些国人，何以不信正骨也？